

从荣格视角看女性心理发展

李亚南

(滇池学院,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其理论体系为理解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弗洛伊德侧重于性驱动力和早期创伤的还原论取向不同,荣格更关注心灵的整体性、象征性与目的性,尤其强调无意识不仅包含被压抑的个人经验,还蕴藏着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结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女性心理发展被赋予了独特而丰富的解读维度。荣格提出的阿尼姆斯(animus)、母亲原型、自性化(individuation)等概念,为理解女性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心理演变提供了一套象征性的分析工具。本文将从荣格理论的基本框架出发,探讨其对女性心理发展的核心论述,梳理荣格后学的补充与修正——尤其是埃里希·诺依曼对普绪克神话的经典诠释,并结合当代女性主义视角对荣格理论进行反思性评价。

[关键词]荣格视角;阿尼姆斯;自性化;埃里希·诺依曼

[作者简介]李亚南,女,云南昆明人,滇池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哲学、心理学、文学相关研究。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9002>

[中图分类号]B844.5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

一、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集体无意识”,即超越个体经验、由全人类共享的心理结构,其内容以“原型”的形式存在。原型并非具体的意象,而是一种先天的心理倾向,能够在特定情境下激活并呈现为具体的象征、梦境或神话形象。常见的原型包括阴影(shadow)、人格面具(persona)、阿尼玛与阿尼姆斯(anima/animus),以及自性(self)。

在荣格看来,心理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自性化”,即个体逐渐整合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各种心理要素,形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自我。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对阴影的认识、对异性原型的整合,以及对社会角色(人格面具)局限性的超越。自性化并非线性过程,而是螺旋式的、贯穿一生的心理成长历程,通常在中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的理论体系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化语境,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当时的性别观念。这一历史背景既塑造了荣格理论的洞察力,也埋下了后来受到批判的局限性。

二、荣格视角下女性心理发展的核心概念

(一)阿尼姆斯:女性心灵中的男性原型

荣格认为,每个女性的无意识中都存在一个与

其显意识性别相反的原型意象——阿尼姆斯,代表着逻辑、理性、判断力与行动力等传统上被视为“阳性”的心理特质。阿尼姆斯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若干阶段:最初表现为身体力量的象征(如运动员或强壮男性的意象),继而发展为行动与主动性的象征(如冒险家或战士),进一步演变为言语与理念的象征(如教授或权威人士),最终升华为智慧与精神意义的象征(如导师或先知)。

荣格认为,健康的心理发展要求女性逐渐将阿尼姆斯的力量加以整合,而非任其以未分化的形式投射到外部男性身上,或以负面姿态(如武断、僵化的观点)主导意识生活。当阿尼姆斯未被充分整合时,女性可能表现出过度依赖他人评价、思维僵化或情绪化的独断等心理特征;而当阿尼姆斯得以正向整合时,则能够为女性带来清晰的判断力、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内在的精神引导。

(二)母亲原型与女性认同

母亲原型是荣格理论中另一重要维度,代表着孕育、滋养、保护与吞噬等既正面又负面的双重意涵。对女性而言,母亲原型不仅关乎与现实母亲的关系,更关乎其对自身女性身份、生育能力与养育角色的内在认同。荣格及其后继者指出,母亲原型

的负面面向,即“可怕母亲”(Terrible Mother)意象,可能表现为过度控制、吞噬性的依恋,或阻碍个体独立分化的心理力量;而正面面向则表现为滋养、包容与创造性的生命力。

女性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历与母亲原型的分离与再整合,既要摆脱原生家庭中母亲形象的过度投射,又要在自身内部重新确立健康的女性认同,这一过程与自性化历程紧密交织。

(三)女性自性化的独特路径

荣格晚年逐渐意识到,女性的自性化路径可能与男性存在差异。男性的自性化常被描述为从意识的建构(人格面具的确立)走向对阴影与阿尼玛的整合;而女性的自性化则更强调关系性、直觉性与循环性的特征,即通过与他人的深层关系、身体经验及情感联结来实现心灵的整合,而非单纯依靠理性分析或个人成就的确立。

三、荣格后学对女性心理学的补充与修正

荣格逝世后,其理论体系并未停滞,而是由一批分析心理学家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女性心理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诺依曼《大母神》与母亲原型的谱系

埃里希·诺依曼(Erich Neumann)在其著作《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中,系统梳理了母亲原型在人类文化中的多重象征意义,将女性心理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原型演化脉络之中,强调女性意识的诞生是从与“大母神”的原始融合状态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过程。他借助大量神话与考古图像材料,展示了母亲原型如何贯穿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从史前的丰饶女神崇拜,到古典神话中兼具创造与毁灭双重面貌的女神形象,构成了女性心理发展在文化层面的原型基础。

(二)诺依曼《厄洛斯与普绪克》:女性心理发展的神话诠释

如果说《大母神》为女性心理提供了宏观的原型谱系,那么诺依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厄洛斯与普绪克》(Amor and Psyche,即厄洛斯与普绪克的神话研究)则聚焦于女性个体自性化的具体历程,被视为荣格学派研究女性心理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文本之一。诺依曼选取阿普列乌斯《金驴记》中“丘比特与普绪克”的古典神话,将其解读为一则关于女性意识从原始蒙昧走向成熟整合的心灵寓言,而非简单的爱情故事。

在这则神话中,凡间公主普绪克因美貌超群而

引发爱与美之女神阿佛罗狄忒的嫉恨,后者命其子厄洛斯(即丘比特)对普绪克施以惩罚,然而厄洛斯却在暗中与普绪克结为夫妻,条件是普绪克永远不得窥视丈夫的真容。诺依曼认为,这一设定象征着女性意识发展初期与男性原则(阿尼姆斯的萌芽形态)之间尚未分化、处于无意识融合状态的关系——普绪克生活在黑暗中,享有安逸却缺乏自我觉知。在两位嫉妒的姐姐怂恿下,普绪克最终违背禁令,持灯窥视丈夫,这一“点灯”的举动被诺依曼解读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转折点:好奇与求知的冲动打破了原始的无意识状态,象征着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从混沌中破茧而出,但这一觉醒同时也带来了失落——厄洛斯因誓言被打破而离她远去,普绪克由此被迫踏上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追寻之旅。

诺依曼特别强调,普绪克其后所经历的四项艰巨考验——分拣混杂的谷物种子、剪取凶猛金羊毛、以小瓶汲取冥河斯提克斯的水,以及下降冥界向珀耳塞福涅求取美容膏——分别对应着女性心理发展中不同层面的整合课题。分拣种子象征着意识分辨力与秩序感的建立,即女性学会在纷繁的情感与冲动中辨识、区分并加以整理;剪取金羊毛则象征着对内在阳刚攻击性能量(阿尼姆斯中较为原始的力量)的驾驭,普绪克并未与凶猛的公羊正面对抗,而是借助芦苇的启示,以耐心与智慧在羊群安歇之时悄然取毛,这体现出一种“非对抗性”的女性力量运用方式;汲取斯提克斯河水则要求借助更高层次的视角(宙斯之鹰的援助)才能完成,象征着女性需要超越个人的情绪纠缠,获得一种更为客观、俯瞰式的心灵洞察力。

而最为关键的第四项考验——下降冥界,则被诺依曼视为整个神话的核心,象征着一次深刻的自我消解与重生体验。普绪克必须直面死亡般的黑暗领域,暂时放弃自我意识的边界,才能获得美的本质。然而她在归途中因好奇再次开启魔盒,陷入沉睡般的“第二次死亡”,唯有厄洛斯的救援才使她苏醒。诺依曼指出,这一情节表明女性自性化的完成并非仅凭个人意志所能达成,而往往需要在关系性的互动中——意识(普绪克)与更高心灵原则(厄洛斯)之间真正平等而成熟的相遇中——才能最终实现。神话的结局是普绪克被诸神接纳,获得永生并与厄洛斯正式成婚,二人所生之女被命名为“沃露普塔斯”(Voluptas,意为“喜悦”),诺依曼将这一

结局解读为女性心理整合后所诞生的创造性成果:当意识与心灵深处的男性原则达成真正平等而非依附性的结合时,个体便能收获超越单纯本能满足的、更高层次的心灵喜悦与创造力。

诺依曼由此提出,普绪克神话所呈现的女性心理发展路径,有别于经典的“英雄神话”模式——后者通常描绘男性通过与母龙或怪物的正面搏斗以实现意识对无意识的征服与分离。普绪克的道路则更多体现为忍耐、迂回、借助外部助力(芦苇、蚂蚁、河神、宙斯之鹰、高塔的指引等)与内在转化,是一种“主动的受苦”(active suffering)与“曲折前行”的整合方式。这一诠释不仅丰富了荣格关于阿尼姆斯发展阶段的论述,也为理解女性在面对心理危机与自我探索时所特有的应对方式——并非以对抗性的征服,而是以耐心、智慧与关系性联结来实现心灵转化——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神话原型范例。

(三)哈丁、沃尔夫与伍德曼的贡献

埃斯特·哈丁(Esther Harding)从更贴近女性实际生活经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女性性欲、情感与关系模式的心理意义,主张女性应当在遵循内在自然节律的基础上寻求自我实现,而非简单套用男性化的成就标准。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提出了女性心理结构的四种类型——母亲型、赫拉型(伴侣型)、亚马逊型(独立型)与美狄亚型(灵媒型),为理解女性心理的多样性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类型学框架。此外,玛丽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等当代荣格学派分析师,进一步将身体经验、饮食心理与创造力问题纳入女性自性化的讨论,强调身体作为无意识象征表达的重要媒介,拓展了荣格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范围。

四、荣格理论的局限与当代反思

尽管荣格理论为女性心理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象征性视角,但其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诸多批评。首先,荣格关于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框架,将理性、逻辑等特质本质化为“男性”属性,而将情感、直觉等特质本质化为“女性”属性,这种本质主义倾向容易固化而非解构性别刻板印象。其次,荣格对母性、婚姻与家庭角色的强调,反映出其所处时代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未能充分考虑现代女性在职业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多元化诉求。

当代分析心理学家在继承荣格理论核心洞见

的同时,也在积极对其进行修正:一方面强调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应被理解为超越生理性别的心理功能,而非与生理性别机械对应的固定属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跨文化、跨性别群体的心理发展经验,力图使荣格理论的象征性框架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

结语

荣格从原型、集体无意识与自性化等概念出发,为女性心理发展提供了一套富有象征深度的理论框架,其中阿尼姆斯的整合、母亲原型的分化与自性化的独特路径,构成了理解女性心灵成长的重要维度。诺依曼对普绪克神话的诠释,进一步以生动的叙事形式展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受苦、转化与最终整合的完整历程,成为荣格学派女性心理学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范本。荣格后学的持续发展进一步丰富并修正了这一理论体系,使其在保留深层象征洞察力的同时,逐步回应当代社会对性别多元化与个体差异性的要求。尽管荣格理论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对心灵整体性与内在成长过程的关注,仍为当代女性心理学研究与临床实践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Jung, C. G.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 Jung, C. G. *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3] Neumann, E.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4] Neumann, E. *Amor and Psyche: The Psychic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n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5] Harding, M. E. *Woman's Mysteries: Ancient and Modern*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5.
- [6] Wolff, T. Structural Forms of the Feminine Psyche [J].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5, 31(1): 77-90.
- [7] Woodman, M. *The Pregnant Virgin: A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M].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1985.
- [8] von Franz, M. - L. *Problems of the Feminine in Fairytales* [M]. Berlin: Springer Publications, 1972.
- [9] Wehr, D. S. *Jung and Feminism: Liberating Archetypes* [M]. London: Routledge, 1987.
- [10] Rowland, S. *Jung: A Feminist Revis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Femal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a Jungian Perspective

LI Ya-nan

(Dianchi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Carl Gustav Jung, the founder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human psyche through his theoretical system. Unlike Freud's reductionist approach focused on sexual drives and early trauma, Jung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wholeness, symbolism, and purposiveness of the psyche. He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at the unconscious contains not only repressed personal experiences but also harbor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archetypal structures shared by humanity. With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emal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s endowed with unique and rich dimensions of interpretation. Concepts proposed by Jung, such as the animus, the mother archetype, and individuation, provide a set of symbolic analytic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women from adolescence to maturity.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framework of Jungia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core discussions on femal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reviews the supplements and revisions made by later Jungians—especially Erich Neumann's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yche myth—and offers a reflective evaluation of Jungian theory from contemporary feminist perspectives.

Key words: Jungian perspective; Animus; individuation; Erich Neumann